









數陣今又用驕兵計奪水頭山而提灣腰廚敵人破胆愛有戦十二日國軒報提鄭經以江東之役一日三提赤衛揮軍連勝 權為中提督仍総督諸軍得專征代差礼官鄭斌賣印 碼與國軒軒拜受厚待斌具格稱謝擇日開印段應舉 将為其所絕與喇哈達即廷相議親統軍列告於祖山頭 橋燒断賊勢猖獗自泉州提師入援恐海冠從中堵截海 七十一回 江勝截殺祖山頭 應舉師潰海澄縣

第三十六卷

地誘敵出戦各宜奮勇不可疎忽諸將得令急超回國軒號炮 賀絡繹不絕軒視事畢即今諸營鎮速回整甲預備吾將蹈答 遂响自率騎卒出從祖山頭而進應學意其将來攻已随督兵 燒祖山之背搶掠营· 監國軒送見祖山頭應舉营盤被淑勝 下沈誠陳起明二鎮蘇出接樂又敗下適何祐率衆接戦、幾 下山迎戦正遇軒將盧仁應舉揮軍箭如飛蝗仁抵敵不住敗 開中提印旗幟新鮮照耀奪目炮聲金鼓轟開如雷各將拜海澄來往忽黃芳世水山頭被奪應舉愈加提防十八日國 稍却退應舉連勝三陣督騎兵追殺不虞吳淑江勝两軍

黑林孟安與希佛馬虎総兵黃盜等兵養戈下沒り是三時退縮不前草職帶罪立功應舉於是日入海澄副都統 得進遂奔海澄國軒揮衆追至普玄柵會日暮鳴金以軍回路乱自相或雖免傷甚多其潭路業被陳昌陳福林應等把路不 祖山頭以逼海澄十九日國軒大資將士責盧仁陳起明沈誠 江勝率所部象從山上殺下統其後喊殺故應舉三面受敵軍 奪即惟聚合攻飛馬追赶應舉見賊兵血极管學亦即追救 林孟安與希佛馬虎総兵黃藍等共議戰守藍日燈火寨乃 倘為賊所踞佔則海澄危矣應舉曰守城為要何必出踞燈 澄咽喉宜出兵踞寨不但可作將角之勢且可接應漳州

陷漳平因而各縣羽毛告急廷相調撥接應不暇但海澄城小守將與知縣聞報棄城道雄路其城分偉出小溪馬瑞鎮亦攻 攻平和又令副将馬瑞鏡統衆攻漳平以分其势雄偉至平和海澄慮湍漢師合救令昴宿鎮張雄全牛宿鎮曾偉帶所部入 守追因施琅全周全斌攻澎湖遇風打回召琅全斌入京裁易而堅半居山半居水為漳州門户水陸可通原設水師提督鎮 夾擊彼必走矣何慮此軍一時之猖獗固執不听劉國軒故逼 不足将奈何應舉口方今将軍總督雲集漳郡自東來接內外 寨藍曰城小兵多且無精蓄况水路已断若一旦圖

将此八十三家逐出土城都争之曰設城設兵原以衛民為無造冊造報城內居民都計点百姓胥役僅有八十三家應舉欲提督三標暨諸鎮管騎步計有四萬餘眾應舉令知縣祝文都提孟安希佛寺住守及段應舉祖山頭戰北奔入共計滿漢兵防至國軒破石碼踞水頭寨愈恐海澄有失再撥副都統穆黑 即廷相恐來攻海澄遣其中軍副將未應麟全馬虎帶兵協兵燒燬船隻丁已秋黃芳世保黃藍補其缺前國軒犯江東 何用提督若欲出此数口百姓出居土城須給牌

丁暮夜强搜民家署內立一高望夜聞何方喊叫即率役馳衛食都曰當此擾攘之際數夥残暴自食無力安有餘栗郁處兵應舉又處兵眾粮少令文郁接查有蓄積米栗者報出以充兵 出雖圍半月尚虚西門一道通點山龍井聽其自道後現應舉 百姓得安國軒以海澄城堅急碎难攻度其人衆粮少必能冲 江勝守水頭山鎮門其餘連营把守園因親王以海澄屡戦 炮墨修濠柵是欲待援而無去意方遣林陛守三义河林應 姚啟熙總督福建 劉國軒全通海渠

香山縣緣事草既不用甲雲邊內碩康親王奉浙江船與府人強此解元除廣東何康親王奉利令即廷相单騎入京以署福建布政司姚啟聖為總督夏蒙 首平閩放聖投親王軍前願捐資募兵其子義從征親王 粮的為軍需要粉非賢能籌西者任之不可故委故聖署 加以随征道街屡献奇謀親王甚器重之至入閩親王以 縣捐資募兵從征恢復親王軍前事大小皆委托馬入口 撫飛題俱奉旨依議與祚亦浙江紹與人降任無錫任以總督又令巡撫楊熙致仕以署按察司吳與祚 政司事造姓潮州說進忠投誠親王愈爱重之知有方

查江南提督楊提原任閩省曾任漳浦紀兵歷看戦功題調入親王以段應舉被圍日外黃芳世被傷未痊之人料理軍務因 督随擇日上任即廣張告示以海逆延蔓歷有年数漳泉何地 何族無與之為党者豈可以一人而株連無辜亟徐禁除已後 閩平冠放聖在漳惟趙粮的應濟軍需忍接親王令諭委署總 不許挾怨指称與海上鎮营族戚以及瓜葛陷害又搜羅人村 統兵或就地樂侮或随行征剿推心置腹不似即延相之懷疑 凡技勇邁眾并從逆者能棄那歸正委以恭遊都守任管內標 任以刑名適海氣肆馬故以與祚為巡撫 将需山合浦通豆新渡敷下四旁沒渠與海潮通故應舉全黃土城上督黃藍馬虎等援兵救禦至二更被軒所破初六日軒 其出入屡率眾攻城悉被東北八角楼上大砲所擊二十八夜國軒見應舉不肯棄城道去遂督其衆重鎮複壘連营扼險断 月初五日未時軒率諸將用火攻、奪溶州碼花園柵應舉於者釘壞次早報應舉、斬施炮者五人挨捡奸細四面威嚴五軒落遣健將林龍潛入城內將八角樓大砲二門名八面威風 閩人而不敢用焉是以政令寬宏百姓賴安又計兵馬繁多誠 恐協的一時未至兵食維艰 題請設爐鑄銭裕餉便民四月

藍等欲逼戦破圍不能展其技勇而喇哈達放聖屡欲進援無 十里相守而已 路可達滿漢騎步惟務集于筆架山上連幕洪礁監浦北崎數

第七十三回

吳淑智踞燈火寨

澄若不守踞恐為彼所鎮即可援也但此咫尺敵師营壘誰敢小寨懸崖如掛燈俗名故謂之燈火寨~下大溪順流可達海初八日國軒傳集諸將會議曰敵兵屯于筆架山上山南有一 應舉節全西城樓

無一傷者十一黎明韓大任寺領騎步中馬合擊奪寨淑率穴炮於山垂下絕力打放以為無遺類矣豈知淑今衆穴地藏身 見大任退師亦不追赶仍收其衆入寨嚴守立差心腹孝弘基中衆出柵禦戦大任寺方舒其衆尚存戦未幾合即抽兵回淑 士每人携鉄鋤一枝卸枚進寨平明柵壘豪溝完备賴塔韓 任曾養性江元熟寺望見駭然初十日酉時塔令養性率連環 前 軒 起謝曰當此冲要重險公肯親履吾何憂為淑于是夜令軍去路守諸將默然副総督吳淑奮然而應曰淑願提兵往路 报國軒曰終夜攻打炮聲不絕今旦黎明即督兵搶寨此

軒是之随遣人轉傳各鎮當既而賴塔韓大任曾養性江元數是虚張疑計恐其意不在燈火寨本督宜远督的各营堡防备 是海澄不可救矣段應舉屡聞戦敬欲提兵出救夾攻其奈溝任截為两断林陛方開柵合軒勝攻擊塔大失利傷損甚多自馬來戦未分勝負忽江勝領其衆繞道從中冲殺將賴塔韓大不出戦據营死拒國軒遥見連失二营林陛被圍親率驍勇飛 等率滿漢騎兵數萬飛馳蘇攻岳庙祖山頭軒将張鳳率衆接 彪接戦亦敗并棄寨柵大任等復合塔師察攻林陛營盤陸 十餘合鳳被大任所殺泉清大任東势奪其营壘塔再進兵

黑林在西門樓見之問應時曰欲何為應時曰奉主命以将軍費白米一斗西水二箇生烟四色酒一輝入海澄說應舉、與 林等曰此非饋遺是來探粮的之有無也守益堅頭可断是心不可易也以生烟四色餘辞返揮應時出舉謂黑 降毋自苦焉應舉笑曰尔覆汝主食君禄守君土分所宜然是 北將如馬信都文與等歸順者悉推心置腹而重用故特来動 之孤城重圍援師屡敗兵多粮少豈能失守况我藩主仁爱九 渠重~馬蹈環埔而止後聞然不見外援城内之糧人心惶~ 且國軒以是日之大勝勢愈熾而園愈緊二十一日遣張應時

察出該管一体同罪加意提防而城愈困二十四日置海澄鎮 箭并諭单到各营傳諭不許透漏粮食暨一切蔬菜如有犯者 右皆菜色軒曰滿漢兵馬許多該食亦將盡矣即今應時持令 應時出覆可提督惟有死而已並無降意國軒曰城内兵民粮 食如何應時日在西樓上見提督未曾入城兵民不知但見左 盛世于今又曰 將軍此頭可断赤心許國無移軍甘煮皮掘鼠豈肯剪辯 評曰任你儀秦再世难說迎遠真心不讓前賢往古獨占

率眾環城攻擊衆力不支軒排閥後菜卷而入計受圍八十三 象與士卒同甘苦竭力守禦奈援師無期粮米已置被戦馬而 焚海澄総兵黃監不知所之有傅其死乱軍者有傅其獨於水 羅雀掘鼠継浸皮煮紙强者食药餓好過户六月初十日國軒 庙前舉曰庙那裡去黑林曰帝君在上不便遂同上西門楼學 左营遊擊汪明請其鎮主文相公汪定公客議献城定公佯許 日提督段應舉知势莫敵與副都統務黑林謀自縊行至関帝 之歸語黃藍、即轉告應舉、以汪明併其弟辰子集斬首示 曰守此城死此城宜矣與黑林相向而縊希佛聞城陷發火自

者孟安馬虎親赫田香五朱應麟賴陸楊北武馬有題成投降 知縣祝文郁称病不出軒報提并請示下

讃希佛曰 火坑那借藏吾身 於今今名垂不朽 豈似朝秦暮楚人 綱常萬古可維新

軒左右暨醫者根病甚病方准在家調養尋而從官船逃回千餘人載過臺灣分配屯田併的知縣祝文都照舊供我都 田香五魏赫朱應麟等降授街給割并配香口其騎兵将士二 經得提报立令户官楊英載米入海澄煮粥聚飢惟孟安馬虎 古依議即以黄芳世襲海澄公爵削去五標移其家於汀州府 家從海曾為木武鎮陸于两辰年曾從海為後沖鎮經以對夏覆故我之 黄芳世 得病死放於 陸與北歐係海澄公標魁原漳浦中营今虽為提標左营里東黄芳世 得病死放 歸放聖見海澄已被會哈達將華架山兵馬抽回保守漳州十 聖收其印勅親王以海澄公原是鄭經仇人今若承襲不可令 六日經令變儀陳慶抵海澄監斬賴陛楊壯猷馮有魁三人示 送應舉重斬至漳州交喇哈達她各里、與達重賞其使遣之 嗟嘆異之偽棺厚強并希佛骸骨設位指年儀礼祭奠差人護 軒入城安民尋應舉黑林死于西門樓看人解下面不改容軒 題請移駐汀州後奉

住居

第七十四回

劉國軒分軍圖泉

喇哈達提師繞道

急下攻之推枯拉朽耳議未定六月十三日債者报浙江援兵剪其手足則腹心自潰也淑曰漳城衆雖多然其氣已奪胆已 州軒曰漳城滿漢騎步計有數萬况城又堅固未可包圍當先六月兵叔以海澄既得勸國軒曰宜乗破竹之勢迎及而下漳

已到同安縣軒逐與吳淑分其衆十五日軒率何祐等勁旅往

帖 港入泊御殿頭提標中营馬勝聞报督一旅出南門又分一旅 蘇進合攻泉州水師五鎮林日慧接國軒諭即整舟師從泉州 面受敵不可守十八夜咸道入泉州軒入同安安民飛調水陸 出塗門互相攻擊不分勝負日暮日慧以其衆退湾鷓 令守将馮昭京知縣察宗孔縣及銭鈺典史金祭と以同安四 同 式剛舒根海澄已陷方駐師做而飛报賊兵大隊即至長里 亦飲兵入城二十一日國軒大隊至石頭街留石頭屯割二 安迎敵淑領一軍入攻長春親王以海澄之園未解星馳調 都統雅長里提師入聞救援長里至同安接総督之筆

澄之報継聞雅長里退師泉州随飛調浙江提督石調金全副源山二十六日攻奪洛陽橋於是泉州電動親王接到舒失海 十二早攻南門橋將軍楊鳳翔令同安副將馮昭京督衆樂之 截断與化援師又令江勝攻南安守南安把総張應應同知縣洛陽橋為賊所拠不敢前二十八日軒令王一継駕船從塗貨 至未刻方退二十三日軒分兵屯桃花山連营東嶽庙直至清 都統吉尔他布带兵入閩業于二十四日至惠安二十五日报 喊殺緣城應應與煜卷戦力竭被殺南陷煜遼東人七月初二日宋煜率兵民守禦勝虚攻東北客遣驍將整旅從西南角倚梯

德棄城走仙遊德化知縣王之紀安溪縣李鈺同千総黃國棟 咸棄城去調聲與吉尔他布找是日午刻接报賊屯盤龍舖而 門與都統擔當龍方随大隊于二更退守與化國軒日夜遣将 回安可豪城罪在不赦被回此城派低决不可守如問罪本軍 楓亭一带悉係賊艘教随傳知縣胡雲龍速以拾庫藏行雲龍 乃退啟聖初聞十四入長泰縣被土人戴蘇献城降子吳淑打城壞百餘丈屡欲緣城悉被火確火桶矢石所擊死填溝 令何祐督黄球林萬侯高奎方祈陳晏江鎮鄭士弘等分冠 春知縣王寶善典史焦文寶聞賊兵雲集不敢守同千総

泉州乃喜回賊計絀矣以漳之兵多而泉之兵少故也舍近圖 諸邑分其衆鎮守势稍弱遂啟鄭經調鄉勇充伍并移鄉勇之 既得諸邑必當分衆把守衆分則勢弱势弱則破之易也此兵 之易何也願請其說啟聖回賊兵不過三萬慮其聚而势雄今 聖愈喜日徐當計破之哈達問日賊势益威公喜愈甚且言破 遠棄瑕攻堅豈能勝乎追至永春德化安溪南安諸邑俱陷啟 園震其進攻漳郡加意提防後聞軒提師往同安復統水陸攻 所謂兵多貴分兵少貴合者哈達服其論劉國軒所得泉属 開二十八夜漳平知縣高联登奔龍岩縣城陷而寧洋亦被

眷口過基灣安排廣無逃脱流與緩急可用亦存寓兵于農之 意經光其請一時安土重迁百姓怨望况泉州被圍日久水陸 察集公帑不足軍需缺乏因而重科民間国軒吳淑同放時

略三

為請定四一之規以救生民以甦民国事軒等遵奉進取 以態之人間之長等也一名於一人一人地有限之民正供之外又有等鎮首各鎮等義将者允招募之兵弹九之地有限之民正供之外又有 就地酌宜措的凡大師所至則此地即有供應大師之費 司的之外設有宣慰內差而又加之以衛鎮義將衛衛官重為惟科今府縣之外設有督粮督粮之外設有司

鄉兵三日禁的招募四日請改的司經雖發六官察議然終不廷章亦以百姓困苦已極條陳時與一日西一政令二日得籍 能行以經以國軒吳淑等屡用命有功彙叙數次略日 慰使鄭省英亦以民夫煩苦营盤重难上啟泉州知府陳 伏乞速為裁罷以甦民田 大的大米雜的月米槽漿棕麻油鉄釘灰鵝毛草木等項 可像者又加之以水消毛丁鄉勇民力已竭科飲無度 仲用兵進取二月十一日克玉洲三人河福許十八日 断江東而三提二十四日入路石碼三月初二二大勝 上陳

扼守祖山而截筆架大隊援兵六月初十日破海澄縣或日進渡南閘擊退援騎五月初五日取普賢水柵十二日赤嶺十一日計賺水頭山十八日追逐祖山頭四月十六 封為平北将軍武平伯後提督吳淑表請晋封為平國将其兵将無一遺者厥功尤懋其以中提督劉国軒表請晋 我力行問鏖戦者績 或守要你扼凛遵即命水陸諸鎮成 左先鋒江勝為左虎衛共授左都督仍統兵進取特諭 有功次皆正副総督調度有方全以少擊衆恢復海澄使 軍平鹵伯左虎衛何祐為左武衛前虎衛林陸為右武

協心率兵民堅壘奸禦以待救洪魏實臘九家書請兵與祚随而楊鳳翔雅長里馬勝與與泉道王育賢知府張仲舉等文武其餘諸鎮将各加陛有差但泉州被圍両月国軒雖百計攻打 黄大來與参替大臣副都統禅布等滿漢騎步於二十日起程請的資募兵親抵與化府救援親王又調江南楊提福寧終兵 二十六日咸至與化

第三十八卷

接覧之際定喜且快殿下英年壮士伏挾大義當胆卧新天人 近文武官吏軍民擁戴功進至于再三乃勉從所請于二月二 八月初二日黄元出使吳三桂回實三桂偽称帝函有今春遠到國軒大敗溪西姚改聖應敵江東 從間道出奇兵破賊解圍公當保此城放聖曰公欲從何道進 共監之句經沒日老而反愚妄婚尊大英雄失望恐不能久也 日已正位號方擬遣使相聞用布心腹而貴使黃元貴函選至 哈達以泉州受困已久危若累卵謂英聖曰乘此秋凉提師 五回

兵達日大路賊营連環週客急难冲突吾欲從漳平山道私過 其叔日煜湖廣総兵練鄉勇自衛出迎合商援泉吳與祚在與化 日達領大隊從天保而進十三日次漳平賊將黃瑞鐮即献城 衣春安溪地方以覷方便聖曰公有大勝莫須謹防伏兵初六 率一旅從仙遊廣橋何市出南安禅布楊提石調聲吉尔他布 見大兵咸至自率一旅同驛傳道王國恭随征総兵李懋珠余 等滿漢騎步由楓亭大路進兵惠安具祚又放摺會水師絕兵 大喜用為前道子至安溪翰林李光地與智經練鄉勇換除不從送歷官拜相 傑副將武瀬柯俊羅萬里等從仙遊白鴿嶺出水春黃大来

等戦北亲永春徳化安溪諸邑即改分師而兵势单薄遂傳令十八日劉国軒接偵報各路進兵継而报何祐黃良顯王一鵬 於二十三日撤園合吳淑師二十五日禅布石調聲吉爾他布 林賢黃錦何應元縣絡陳子威陳君翌等戦艦由海塩水陸合攻 陳子威福州関縣人以平海軍功歷任廣南韶道莊凉道 按林賢字尊一泉之晋江人水務語熟屡有戦功以援 又改調即衰道 銅山総兵 左鎮平金厦各島授海壇総兵 何應元福州閩縣人以軍功授北口総兵 黄鶴晋江人以軍功授

砍數十人陸方道追殺六 百餘級溺水者不計其数方得渡橋泰將王英 等從陳三垻渡河與賊戦賊将陳陸揮衆死樂英連 楊提等大隊至洛陽見有賊船把断橋守橋之北調聲令中营 制之章元勛曰藩主令我等禦敵今反散居上流若林賢船隻 會 發擊於人今乘彼尚未出港的願領大隊前去泊港口迎敵琛一朝順風直下厦門震動是誰之咎且兵法有云先發擊人後 鎮大會諸將計議樂敵之策欲將所有戦船盡松上流上風產 曰未可與戦彼會水陸数解泉州園势甚雄壮當避之俟其出 師泉州其守定海樓船中鎮蕭琛探知林賢戦船將出閩安

港 蕭 乗潮落冲出元勛揮船與戦全軍覆沒蕭琛聞元勛不遵議 以蕭 船 船 楊 琛無能此風是天助吾成功也林賢知港口有敵船分為 隻 嘆回監子恃勇以誤乃公即整船往援已無及矣退泊 · 竹直從閩安港進發将至港口忽然轉風動椒每自如蕭琛法飲而計左回船密將其所轄船隻整項来五數· 師放經召琛回夏斬之令援剿左鎮陳諒援剿後鎮 經、以元勛不遵約束擅自出兵錫範議琛坐視不救 天貴蕭武吳兆綱 飄颺然後從上風冲下一鼓可以全績元勛雖從衆議 郭有光等守海山樂敵國軒以滿漢 自如日 潮

仍割管果堂歐溪江東橋郭坑及長素地方扼漳泉往來喇哈歩三路齊出方撤泉州之圍次日至同安縣令軍士墜其城垣 成 事九月报放聖發兵攻長春令吳淑督何祐江勝寺十一鎮向錫範絕武嘆曰老宿若死權臣悻~定不相服稚子安能 軒等搖旗楊威耿精忠揮江元熟督連環炮全金館手從中 直過至漳之北門外渴馬飲泉处交鋒自辰至未刻我 具興祚楊捷師會泉州撫綏殘黎的造同安縣城二十二日 經接負报具三桂死于衛州諸将立其孫嗣位改元為洪化 南國軒督林陛林應吳潛陳昌黃良驥寺十七鎮列陣

忠問口营守脩黃高等夹攻箭如雨下軒四面受敵陣乱潰奔建協遊擊藍理察義前邊澤浦人母遊樓時人一人龍山营守脩韓進 攻擊又分騎兵左右出啟聖率其中管副将王英其從軍路之演改學 長春東勝奪江東橋接詹六奇割橋之西山直隸州能兵 滿山野耿精忠等追至吾浦啟聖立海防吳延貴造浮橋克復 督標前营把総林朝後营把総孝近帶兵割標之西山工等 夢 随造橋以通潭泉往來又列营于萬松関頂国軒于是日常流 至雲英渡無舟可渡溺水死者萬餘人旗機盔甲布慢鍋重桑

奔回石碼以拾聚軍仍把松三人河玉州鎮門家臭狮口石尾

砲互相攻擊放聖又以江東重要全王英將懋數互相換守 一帶與韓大任賴塔江元數楊提曾養性营壘相對不時以大

第七十六回 固壘首尾連環难于猝攻乃與賴塔吳與祚楊提商議遣漳之放聖以漳泉諸属邑俱下獨海澄一縣及石碼鎮門国軒深清 進士張雄賣公書出厦門招撫書曰 放聖開設修來館 國軒預字果堂寨

昔今先王當國家開創之初逢尚未尽攘臂奮呼震動天

南然終識順逆之勢亦當暴義總風祗縁群識搖奪終不 與財用民力能與豪宇之生衆較短長我即後責潘下遊國家亦安得不調兵集馬房師動衆為那亦思沿邊之島 灵亦何益于貴藩哉在貴藩既不惜此方之民命則 年鞏固之業哉客歲使返往宣 朝廷德意已悉責藩仁 之封歲時祭罷陳於宗庙天和人順永岳世、豈非千百 忍父老瑶怨静處基湾今青藩能体會先志念井里瘡痍 明獨不能詳達彼此表曲致數月以来徒苦士卒塗炭生 都然鮮甲釋兵縱数千萬子弟尽这耕漁之學身享茅土

肯讓返為執送歸復啟聖書日經礼持雄而與錫範絕武等商議必以海澄為厦門之門户不 涉波濤争尺寸曷若歸問里受朝爵斗貴藩軍不碩慮及 者恐今昔人心不同事势难測能無父母能無坟墓與其 布 頃承明教機、以生民為念不安較念民黨基一麾下 民水大之中愈不得不爾耳夫曼安江沱外視民瘼古人正以生室塗炭不忍坐視故修予整甲相與周旋誠欲松 近得林達返郡傳述責藩大有惻隐桑梓之心故修章 個性望傾心畢論併遺遠使偕臨漳府

放壁覧畢袋日真乃無識之夫不足較議夫退守疆地永享潘 厦門功諭招撫其書曰 臣豈不全美何執的若是十月復遣泉紳黃志美賣公書再往 奉命伏異監原 林達奔走末弁跨跟逃去作何模糊無事深求礼應遣員 传曾以肝胆相告於張書至前言俱在必能代布左右也 奉教但責使之纜未解而凿将之戈已揮彼此差池故未 乱殺運終回首可休息罔不如命客歲張十二使来議不 耶之以大不得已於其中者億萬生雪所共亮也天心飲

放聖以招撫不成查甲辰前例迁徙人民於内地仍築界墙守 首依議惟廣東平南親王尚之信力争不必迁移粤東無悉 康熙十八年已未永曆三十三年正月福建上自福寧下至詔安 望與親王吳與祚合疏題 請十二月奉 仍執前辞送志美縣其復書略曰 事欲圖其可以言當慎于厥初所述台意責人难行之事 非安民之寔心也惟裁其可行而再教之 故軍委婉承命在仁人君子剖肝露胆母事繁文永稀千好 捧復音知貴藩楼、以桑梓為念息兵安民寔出于惻隐

海內有云鄭經不過一木偶皆由左右之緋線國軒雖然禁點 文武投誠即以原街題 請換割一面保題現任兵民如果頭 脩来館用黄性震重理專招海上文武兵民談功官湖南布政司 語條陳啟聖讀而奇之與表相合切中時弊随以漳州衛改為 其唇古倘能高位厚禄買散人心不用干戈立可取其績效寺 全賴羽翼以縱橫絕恃阻隔波濤故歷二世即有儀秦莫可鼓 未復為隐憂坐卧思維未得良策忽有投誠道黄性震上書平 趕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九近水險要添設炮臺 星基羅布稽查防範啟聖雖一時迁徙人民入內地終以海澄

香為漳泉要道且逼近三义河而通北溪潭平寧洋寺縣使無不許豪强欺凌宿怨仇仇且有以先長髮投誠領賞者標別人 人伍者立撥在营給以戦詢贖且有一種屡以短髮投誠騙賞是而逃出復以短髮投誠領賞且有一種屡以短髮投誠騙賞髮在营給以戦詢願歸農者立送回籍的府縣安排髮全長者每人賞銀五十两如頭髮短者每人賞銀二十两愿 專司恐防範不及為賊所踞遂 題設副将一員專鎮以詹六奇任之劉国軒自溪西敗績退守

當可馳諭與詹六奇令其傷八般合攻併奪三入河聖日如此 皇為東邊要口若得此無便可乗势破石尾諸營塔曰公算極 日公之料数審而且并自當留意軟日不須五日放聖必從此近須為預防倘果堂有失則三人河石尾等處非我們所有淑 謀今既添設重兵扼守江東是有意欲從北路進兵果堂逼音山扼把要處迨聞江東專設重兵調具淑曰姚啟聖足智 賴塔韓大任到萬松關頂觀敵併巡視各處要口啟聖向塔 賊壘处处相連一時未可縣敢但觀果堂一寒逼近江東橋 兵随密授方略與鎮将伏泉守候啟聖果以相對何日得平

是之遂欽其軍守伏陳昌等透望江東旗幟咸知有俗不敢前 率騎故攻果堂楊提黄大來督步旅應之而國軒吳淑于陸齊進可以破賊乃調集騎步聽令二月十一黎明塔與 詹 來雖分兵禦戦終难取勝又疑搶関遂退傷失免者不勝計 暴上方發炮擂鼓旗幟森列四面伏起軒左出淑右出祐 夜環代其衆于漆底虚掩寨中旗幟塔等以其無倫将次 從好上急止之曰陸師已敗不可遠離恐城東势奪関六奇詹六奇正督兵欲出三又河合攻忽聞随征守脩鄧茂公飛 從中而出林陸陳昌二軍從旁冲出似欲去奪関搶橋大任

按茂公潭之詔安人武生佐六奇優有機謀後從施琅平 澎基官廣東香山副將

第三十九卷

· 经要填提水师体餐的五 是門陳諒大戦

諸鎮将士愷投誠

南風大盛天色晴明諒令起明領大繼船一十五隻駛上南日督陳起明朱天責寺樂敵諒用心分布弹力提防二十九日見 經接值報水師林賢欲督諸船出随委援剿左鎮陳該為即

陳諒擲火償烧一隻賢乗潮起仍以入港內陳起明見賢船盡明亦從北逆腿亦至合打賢寺失船十餘隻又被天責併一隻横打賢船回身自相衝撞忽朱天貴順南而來發炮助威陳起 轟聲振天未分勝負徐而南風盛發陳諒東風潮冲入船左右 軍回泊海山根提鄭經差鄭斌貴銀幣到海山搗賞加該為 并子威縣絡哨船共百餘號一家冲出互相攻擊烟焰截江作後援諒自率大隊煩船進五虎門快哨飛报林賢随督戦 作回接之師又令朱天貴領鳥船一十五隻題 于追趕不防礁浅觸舵而壞諒望見令快哨往救随鳴金孔 駛圍 頭湄

幾經令副靈儀陳慶挨門逐戶清查一概不許影籍名色陰免 軍食因此經方得駐豈料日人百姓各尋教養免按月徵米無 主何去之速而棄我民也經回歌守两出恐之粮的百姓齊應 道留之司昔先藩在日未有臺灣惟金厦各番尚典抗衛今藩 路統領餘各陸推有差時水陸浩繁地方窄被粮的不足經令 曰藩主若肯住割護衛百姓我們每户每月愿輸米一斗以佐 思明知州李景議派殷户助詢有孀婦樊門辛氏捐銀三百两 日經在漳州奔出頭錦不敢喘息即数益舟東歸全盘百姓渡 加獎之其餘照上中下分派不等厦門因丁已裁二月初十

明駕小船入泉州投誠巡撫吳與祚用之各鎮營改請詢給兵就規明良捐銀一千两助詢水師五鎮蔡仲瑪分守惠安沿邊經光從之于是吳淑江勝何祐林陛等俱上啟循國軒例援剿經光從之于是吳淑江勝何祐林陛等俱上啟循國軒例援剿軒該前俸禄固出中典隆典弟軍需繁費何敢再縻金銭較兵啟 國軒見軍糈不加而又屡以加增遂自辞俸禄并請捐資月養且干是日起每户每月要徵米一斗百姓一時怨望道路側目 轄兵放日

又不敢欲捐資養兵又無力是以懷疑觀望折衛左鎮呂韜率

題請陳士愷為延平副將鄭經亦以各鎮营分汛横征百姓重 招募捐的經許之亦率象投誠放聖俱委以随征告將尋而 木武鎮陳士愷挈眷入漳投誠牛宿鎮鄭奇烈同紀朝佐請入 放理恭好解省審問軒慎知遣英義鎮林彪帶衆伏于同 新原漳州城守营守备出守江東橋戦北陰通國軒事露 安界碑截搶歸海

困遂通行筋禁略曰

鎮营地方大小措的辩船按季造報不許重為科飲 又仍設監紀一員上自浙江舟山下至廣東達濠監察核查各 母違 務遵法紀以副勤恤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軍法從事 横征告累生重或籍抗的焚掠無遺珠可痛恨相應嚴的 水陸营鎮分題固圍就地借的是出權宜近察用等暴索

第七十四回

永華請无子監國

國軒改澤尾祭城

監國經光其請四月初六日遣礼官鄭斌賣諭抵量湾全陳永 華立克運監國極水華婿每事悉受華教明敏果断諸叔不敢 陳永華留守華的藏韜畧法嚴約東夜門不閉百姓樂業後見 鄭經自甲寅年接耿精忠書統兵西渡將臺湾地方委総副使 以元子年登十六聪明特達宜循君行則守之典請元子克重 日靈水百姓震其界禁悉出東石販塩減貯一時塩價縣貴至 諸弟微有恃勇佔奪民田華雖屡遏止似艱于破面執法遂 防議欲設炮臺離泉州六十里有東石地方者刻日興工名 為百姓喜有天日初十日啟聖以沿邊地方濟、皆由量堡

騎步千人星夜往剿平明而至四面攻擊忠奮戦身中數箭且 虞若停住其間恐生意外悔之無及廿二日忠至不遵座諭, 将 罪 盡没陸聞之嘆日惜健將不聽吾言宜干免也报經、亦 且退衛其眾欲登舟道奈馬勝逼緊忠計難脫投海而免諸 深滬督掘二日竿頭寨飛報泉州提標中營恭將馬勝即督 行陛戒之曰监埕逼近竿頭寨乗潮而掀乗潮而出方保無 斬又機催林陸遣其轄下右協副將楊忠往南北塩埕随放請兼理塩政經光之仍設詢司二員催督官買漏 两二三之間十八日屯田遺鄭府英在東石微的見益 掘 船

擇築国軒将石碼营盤交吳淑巡督軒坐快哨至厦門見經帯經從之令李景抽民併討取磚石飲鋤等項馳諭国軒到彼處 **基嚴禁接濟除國軒所拠之處無可奈何其餘地方加倍防範** 崎咫尺帶水且前歲厦門癸卯之役孝率泰提師亦由此入告 步千人前來攻擊軒已分布埋伏騎兵一到四面齊起殺傷甚 陳昌黃良顯二旅往祭海尾寨同安守将知海尾欲祭寨率騎 宜築臺寨重兵預防此寔未雨綢繆之計勿使臨時慌張故請 國軒亦以石碼固壓放聖必艰于進兵但同安海尾與厦門高 惜之遂寝掘益事調二飾司回責省英多事五月放聖督造堡 河州再築一座時有泉州同安人江機綽號移子與楊一豹同汀州再築一座時有泉州同安人江機綽號移子與楊一豹同汀州再築一座時有泉州同安人江機綽號移子與楊一豹同汀州再築一座時有泉州同安人江機綽號移子與楊一豹同 多遂退軒亦以軍齊造石城一座土城一座命将把守又巡至

處守禦又緊計絀遂率衆投誠 令各處隘口重兵把截一面差官再招之机見山路遥遠而各

第四十卷 七十九回

使人致書於鄭經回 黎受困已久欲申前議招撫息兵安民故請親王~許之鎮遂 蘇鐮申約說鄭經

康親王見國軒布置週客一時不能即平中書蘇鐮以邊海残 正色奉命領水師 經集六官程致親王之命若貴潘以盧墓桑梓黎民塗炭為念理往復門以申前約親王光請程從泉州之安海出厦門見經 盛舉也復礼回 經得書與錫範絕武共議蘇中書欲申前約和議以安邊黎誠 閱其語言有可為之机將回書鄉呈親王并請欲遣其胞侄 楢豫之有 誠決两言予定嘉納惟以此致意責親王若降心相從何 之一諾也惟誠惟決伏候確示 謀發盈廷事歸獨断既感貴執事之萬釣更欲得践孝布

責潘當退守基湾九海当歸之 民各安地方宣有棄現成土地之理乎當照先王所請年納東此不但親王不敢題請即程不敢代為轉答也錫範曰息兵安 西两洋的六萬两程曰既如此又非程之所得自擅必當再請 雜髮即當相從息兵安民也錫範回海澄寔為慶門之户決不 果能釋甲東歸照依朝鮮事例代為 經日當先王在日亦以差難髮二字今既親王能照朝鮮例不 可棄今既承親王命将海澄為往來公所程曰欲照朝鮮事例 廷以澎湖為界通商貿易海澄乃版圖之內豈可以為公所 題請永為世好作審重臣

海澄作公所為霖回若千歲永鎮園邦則藩王并行來往倘千 傳為霖馳報仰候明古親王待為霖礼甚隆議及往來事宜并曰此蘇中書两放欲息兵安民故奪一介面商今特遣實客司 于親王者如何施行須得一人同往福省报命尚有成說亦免 霖有才幹堪為使者通料有机智巧传武甚重之為實客司經令為霖同 輕為定樣令為霖順途抵漳見放聖人以寸上属王誰敢將 奉命回京各設官往來親王以地方重務責任在総 程從安海登岸由泉州入省先面蘇鑛、将經書上親王有 ~ 往这也經是其言今酌一人為使陳絕武舉實客司傳

恋、饋贈甚隆為霖感激亦恨其不能執難随鐙也為霖回夏議但見為霖應對敏提加礼相待且惜其才而不為世用執手 復命两寢其議放聖以平海非光宿語練水務者不可今黃芳 世已死水師提督飲空懸的非其人而任之又難以奏勇功因 可遂具疏題請保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平海 圖封疆輕議作公所此前院之所謂無此庙真離恭遂阻其 歷任志切平海者惟施琅在京為内大臣當此任者非現不 語熟園事之內接根不敢違 鎮江將軍伯王之內為福建水師提督以其曾任漳浦統

旨改調之內四川提督權湖廣総兵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 **快封題有**頁 旨星馳入聞到任後屡疏題請乞休以未經水戦海魯不熟恐 之共二十七日後窺賊稍後正色持大刀首先冲殺手刀朝天関破賊千餘叛因于盤龍山屡奴其營正色奮勇禦駐山東甲寅之変歷者戦功任陝西與安鎮左营遊擊征 按正色字件卷泉之晋江人能使大刀海上投誠姓黄移 十餘猛眾成以一當百破園而出敵人聞其名成称黃大 刀官山西平魯衛然将方復姓萬正色接報遂出謝表并 朝廷至意請調慣熟能員奉

題

請随帶左部千絕署中營守备陳儒等將士共五百員入閩本 因其僕長大故名之後随正色入園平海壇金厦等處至三桂巨綜殺賊焚舟仍出無恙賊遂相戒云當避陳長子禦賊迨擬沖圍又令儒殿後在岳州曾獨架八裝船擊吳正色征戦數十陣當盤龍山之因儒亦在焉與正色首尾 按儒字孝若號雅卷泉之安溪人亦海上投誠有膽略從 督施琅方用儒中营守备配坐大鳥船克澎湖撫臺湾

軒放汝罷歸軒該托之王命業送之臺灣不敢擅請挨延日古來漳城運雪輕途次泉州東石地方被叔解厦門屡遣說 並 月 而 月啓聖以原漳南道陳啟春子汝罷後始姓林悉貴州安龍総兵 倡爾主有七府甲兵縱横之盛烏龍江一旦塗地今何必力 部文催汝跪回京叠至啟聖計紙集文武官捐銀一 以將善親方便疾速進剿一面差楊荣出說國軒曰當三潘聖見海賊猖獗終年對壘似非良策一面家容楊提暨沿門許之啟經留汝跪無益經方馳令到臺灣放汝器回入 萬两 延日从

贖

攻斯時欲求自容必不可得豈不令天下後世盖國軒不聽 外自鎮為上策尚以區人為得計恐一旦師旅雲集樓船合 此片土戕害人民使豪傑寒心不如勘爾主全師退保達湾

九月鄭經以各鎮营分為南北水汛者或應漳泉守禦者乏兵楊提攻破東石寨 吳淑勇據坂尾柵 第八十回 吳淑勇據坂尾柵

营康然全原物理五軍都督吳桂分督操練但前及外歲亦籍 把要口虞有不測調練厦門鄉勇自衛得有二千人以終監 平溝濠自辰至未施廷陳中分頭率眾力敵廷被鎗中為流矢 石寨者乃林陸地方國軒調陸攻海澄委其徒将楊忠鎮禦 鄉兵不久而敗兹智故轍時有識者知其将亡也已而果驗東 方知始末即調騎步千餘人二十六早至東石四面環攻填 密禀提督楊提東 石悉係老務暴內空虚願為道立功 聖乘势來攻啟請添兵經仍令林陸回軍及楊忠掘塩死按楊忠泉之惠安人猛勇勤謹追啟聖置室水寨忠恐故 于深港陸又奉督兵石碼委其步将施廷陳中二人守之 因中醉后鞭其健卒楊虎李萬金、乗夜逃入泉州投誠

於臺灣僅留馬虎孟安等追李時春又逃水隆恐累及于已亦其妻子出夏授水隆為監督因魏赫謀逆被獲經從海澄降將 李時春交結搖船仔楊阿德乗潮漲二人私從星與登岸原提乃停其軍报經、令各處提防恐楊捷継至十月初二日馬虎 標左营遊擊郭承隆於破海澄時降經、又遣人密入泉州揪 呉叔何祐等商議曰東石之破是敵人窺侵之漸但果堂皇其妻子入漳投誠故聖用之劉國軒得東石寨已破之报會 中俱免全軍盡沒提得其寨随擇地調民夫再築三寨分兵 守外汎殘卒奔根林陛、欲返師來援俄而报寨已破矣陛

開 必須提防放聖必率兵來争軒曰煩公率衆督祭弟按兵以 各處搖動當於果堂後坂尾地方再築一寨諸君以為何如扼要重地一寨势孤萬一姚啟聖統兵聚集來攻救應弗及 江元熟曾養性等率滿漢騎步兵萬人冲眾五争鋒銳極 曰坂尾祭寨則果堂有靠公之度勢料敵真出萬全若欲與 林陛林應見其鋒銳稍息方從旁出攻軒又戒令勿追惟 淑 址 回謹遵令即與江勝領所部衆悉帶鉄鋤初六日至坂尾 搬運磚石祭寨初九早工程將半敗精忠喇哈達姚 勝將所部衆分首尾鏖戦自午至中五擊相持國 軒

客遣人說之許其代為題 請放其献漳罪即官以銅山総兵 後就营安歇初十日國軒又分布以待無又督造寨城吳淑我 案拒之耿精忠揮金鎗手齊攻軒令各鎮火攻會應銳對打何 見势难争遂引師返而日已西國軒亦鳴金以軍機眾伏路然 謝絕之放聖知淑志堅非名利可動惟遣将不時攻打炮火如 領守軒率何祐等仍回觀音山放聖知守坂尾寨者吳淑也 又遠道率一旅横冲合林隆共擊忽章京石兒被炮傷死達 淑指揮接響無失又逼寒数次親賠樂戦身中两矢令醫調 曰極感制臺厚爱但大丈夫遺臭一時豈可再為萬世馬名

回厦門令江勝收築把守經開报樹傷減食追淑枢到親出海經国軒;星抵寨列陣伏防抱屍號哭三軍墜淚遂厚發殯速三更墻倒壓下淑與左右死者七人其部将按兵移丧飛报鄭處散崩塌淑令軍士盡出帳房避之自獨不移十一月初八夜 子天為建威右鎮統其衆 邊接之撫棺痛哭曰天何奪吾輔之速也情甚哀祭葵之以其 治晏然自若會兩傾盆連日淋渦其寨新割尚就墙垣不牢随 祚明使其早逝則軒之無輔佐不能恢復可知惜夫田单之拒强無典吳淑之守坂尾可謂並有無二奈天不

所出也文官束手辦公勤勞從事難棒差有限焉有餘資捐助經司各鎮有地方之派來派的継派什户啟請自養其兵是有協理礼官楊賢先投啓欲捐資助的陳絕武聞而惡之從中說 鄭 持两載而海溢終不得平因查及邓崴前院李率恭攻破厦 經以武将不但辞俸而且捐資養兵何文臣無一慕義樂輸 啟聖遣使請荷蘭 而無断遂寝其議放聖屡分兵攻擊國軒設伏百計樂之 八十一回 國軒車騎衛鄭經

第四十一卷

會師合擊各盘然後再攻臺灣返之王雖拜命 詔書而以前遊配健卒百名護送劫書前往荷蘭國封王并說出夾板前來 考者是換一王自投請行故前部院未敢擔當請 歲失約為辞劉仔與黃鏞轉請回當日之克两島未曾合攻基 古依議放聖加随征知府劉仔道街建等知府同通事黃鏞林奇 用荷蘭為先鋒攻克西岳然後合攻臺灣逐荷蘭奉 肯欲共出師而換一王諸船已失于普陀港矣致我師獨往而 門寔有荷蘭為前導與吳與祚謀合流題 請欲照前年事例

等送之歸啟聖見荷蘭不允請會喇哈達賴塔吳與祚商議就 肯專差前來欲與貴國合兵克平諸盘攻返臺灣又非昔日可 未成功豈有部許而不行乎今係部院題請 舉舟師水陸合攻但陳絕武雖說鄭經文官無力捐資而寢其 將詹六奇到潮州造船槽一百隻無工督成侯萬正色抵住大 福州造大戦船四百隻又往浙江調戦船一百隻再令江東副 國王以換一王已死乏人統兵堅執不出夾板惟厚待劉仔 然于心不安随轉嘱協理户官楊放英請生財之道以資軍 均養鄉兵般戶助的并月米毛丁以及渡載指牙酒稅鉄炭

府俱敗世澤投誠從及應舉随征舉受困海澄城破世澤復歸者不離左右明良又荐傳為霖的藏經略有國士風豈但堪為使者不歸左右明良又荐傳為霖的藏經略有國士風豈但堪為使不離左右明良又荐傳為霖的藏經略有國士風豈但堪為使不離危之。農與啟聖交通許以公爵欲推經而献諸贵故曲近又惑於亢宿鎮施明良終日酣飲達旦令人密窺所行即刻近又惑於亢宿鎮施明良終日酣飲達旦令人密窺所行即刻 不意奉 报近 輸 百姓怨聲 類 怨聲載道欲巡無門國軒見經每事昏情政出左雖派寡亦不免又令思明知府孝景附會其說信

見經偽陳宿將已沒禦敵乏人時事可震兵力单薄藩主當即 經而献全盘自當保奏封為公侯故明良世澤媚奉般勤不但經、仍授為監提督與明良合露數于啟聖、以其能共檢鄭 鄭經墜其術中即範武亦不自覺也獨國軒時刻防之 良利嘴劍腹宜遠之不可親幸經曰明良不過一人而已政管胆而用全副精神豈可荒嬉以一切政事徒委他人况施 熙十九年真申永曆三二四正月初十日國軒坐快哨到厦門 相容至此軒曰自古以來大奸似忠軒何不容恐惧藩主 佐談論餘無所預且明良之忠肝義即種、可愛君

方 明 人填平海尾港進兵明良日海尾港水退雖狹恐流難鎮藩一將駅等烹進上經大悦 留明良共飲、間根說絕督欲起人良從行乗鳥駅甚是雄壯經戲之曰鳥駅肉味甚甘明良 馬脯請 出欲入見經左右覆以藩主全元宿鎮去巡海國軒駭然日 早親到彼地巡勘便知端的經許之明良次早携轉酒并所 之地方高崎欲賺經巡視海口擒儎渡海十三日經偶出仍回观音山明良知國軒疑已遂令心腹將士脩八樂在 耳經曰我自有主裁君留心軍放厦門之事勿多慮為軒 經行經起監衛畢不通知諸將即全明良去國軒

氣凛、近視之乃劉國軒也明良失色軒曰巡視過上非藩主 良喜經墜其術中沿途指揮其处險該設备其處最險該設起臺 傳者何許如是随披貼身甲持大刀從者二十猛飛馳追之明 望無奈亦尾其後歸 所可輕身宜速回駕會議要事經令軒轉轡而行明良頓失所 徐、而行将至高崎喜經係龍中物也忽見一騎飛馳而來英 恪慣但明孝當斬天数已定何待言乎 蜀之安樂公惠於黃皓雖有姜維之忠心亦難於制禦国 軒力守两岳不絕如縷經當卧又懸胆以圖中與何至此

經撫良背回尔莫過慮明良頓首而起愈加造媚經愈親幸之流血回深蒙藩主者領格外知遇雖肝胆憑地無以报其高深良入慰之回尔之肺腑本藩深知尔莫過慮安心供職良叩頭剪除明良被國軒識破迨經回心亦惶然即上啓辞退經召明 要口盤詰又客令負者入內地打聽倘有風聲立刻飛报以便 時國軒衛經回却不明言會議完即回掉細村藩主深墜明良 第八十二回 中非口舌所能争必當捉其真情方可遂置心腹于厦門各 施明良泊風遭殺 萬正色設樂破敵

是刻若是絕武日既然如此势难两全經日不如暫令明良 經 王世澤過臺湾以塞口古絕武回此乃藩主始終覆載之恩武 國軒得內地負报施明良果暗通総督欲献全盘軒即飛啟云 良鞫問反縱之過臺随坐快哨到厦面經傳為霖徒然見國 傳經意即機船載明良及世澤眷口過量軒接根知經不拿 接放示絕武曰明良不過一人在吾左右而已何中提督之 到疑底裡尽知恐累及已随出首明良世澤通姚改聖始末 良一人党羽甚多也 内患不除國之安危未定事有明良密通賣國不但明

日吾命休矣慶上船出藩主令立斬明良世澤并其子三首級追至大擔明良因風信不利泊大擔守者報陳慶船到明良嘆衛陳慶帶健將三十人坐八漿船追斬明良世澤全家慶得令 坐快哨安心入观音山放聖聞明良寺事露被誅嘆曰謀事在 漳泉知會刺哈達賴塔姚放聖楊提諸將率大隊舟師出攻金 以歸报經與國軒經亦為之嘆息國軒以明良之故順潮出入 其内患已除改經看其同謀者重為整頓一番設立防禦乃 成事在天也二月萬正色在福州催造船隻已完随造人至 由軒曰不除此贼終為國患經以明良必去投誠差副靈儀

厦 即日欲出福州港即馳諭與国軒調林陸江勝出厦門加陸使賊船得以湾泊取水則彼自乱與祚許之鄭經接負报水 分兵則势弱势弱攻之必走則海澄可復也海澄復賊心自 必退崇武公可率陸路諸将沿海各港駐割施架炮火攻則厦門亦必不敢守又對吳興祚曰弟今督舟師占其上 其陸師亦各為齊進相應劉國軒在規音山必分兵出敵 賢黃錫陳龍黃嘉瑞寺引戦暨陳子威縣絡哨到海壇港口 水師総督、江勝陳諒朱天貴萧武寺北上远敵萬正色督 相遇各開大炮來往題為缺互相攻擊未分勝負忽未 彼 風

邊海岸咸被兵興祚率陸路勁旅客布割屯火炮守禦無處污以諸船入港林陸見正色悉収入港內全墜要寄泊園頭奈沿萬正色亦督諸船回頭相應合擊天貴等通出外洋正色鳴金賊船势相猖獗率其本標巨艦三隻轉從流上坐風冲下攻打天貴冲綜而入左右横攻打沉大船二隻我師少却林賢遥望 数人之膽亦少遜却豈可反避而自搖動乎可将諸船進泊以為何如天貴回退守遼羅萬:不可今日之戦雖未破散 守舟師不得湾泊樵汲維艰意欲将全船且暫退守遠羅諸随即寄校傳諸鎮會議陛口今者沿海地方炮基落布营盤

之論甚高宜從之若退逐羅恐厦門摇動則陸師危矣陸執已家令小哨窺其稍疎防之處敢樵汲接應江勝陳諒咸以天貴水師出港可以互相牵制不但便於相援亦且可以攻擊然後海壇分一旅把守观音灣再令一旅寄泊石排洋一派地方倘 二十三日林陸率全條悉退遼羅湾泊 去仰天嘆曰藩主用此革為即大事去矣遂諭本部船隻為俗 為絕督當聽其指揮遂不從衆議傳令全師退泊遼羅天責辞

第四十二卷

沿海营壘家布及於來汲故暫退守遼羅寺語經疑陸為戦北大醫鄉而陛亦差人賣啟到报大勝萬正色於海壇地方兹因大選姓陸有國軒可當一面未知水師一路林陛如何調遣二提以便提師救應候水師信到日再作計較鄭經亦以啟聖水園軒換守观音山馳令各营嚴謹把守如有敌人侵境立即飛 借言塞責以安人心厦門一時震動百姓惶、且諸六官正慮 軒連棄十九寨 啟聖全復諸海岳

輸 諸鎮各徐;而退勿得慌張各将領命而去獨陳昌一鎮守謝退兵之策各鎮曰謹聽本督之命軒曰既如此不得不回師品 漢騎步分道進兵國軒知放聖分道齊出一時要退軍士風 塞 画 平當速為倫勿使臨時慘惶經是之即遣馳諭入观音山與劉 無心恋戦遂棄諸寨併海登縣城乗直出厦門見鄭經、出 古浪與知夏門信危随遣人家通放聖、即會喇哈達統滿 胸臆口不能言半晌方令人傳集諸鎮将藩諭通示仍商議 的之苦遂各張大其事必是戦敗若是戦勝豈肯退守遼羅 軒有云思明将危海澄何用速當回師以這進止軒接諭氣

河下許三义河石碼观音山展旗寨灣頭泉鼻虎頭山果堂太 康騰能飲洛州二十廿七两日分道克陳州王州湾腰樹 寨馬州观音寨水頭獅子共一十九寨併海澄縣城出示 而己二十五日喇哈達賴塔姚啟聖楊捷統漢騎步進攻 姓震動軒出示禁止併無紅旗巡緝如有造言煽惑者斬二 諸君輔理賛西者悉如是乎錫范絕武語塞無以對惟 啟 示國軒、頓足曰右武戦勝尚如此驚怖倘若大敗將 師雲集海登縣暨海倉地方不日即會同水師合 上獨掠鄭經於二十六日接报康騰龍飲海州

所乘八溪其势兇猛可疑急改經回東昌請令用一央尚足矣抽兵全行断後即設擒經献功遙建威中鎮黃良顯侍經遙見偽遣健将楊一彪帶好漢三百名駕八溪訴称本鎮改請潘令重寶玩悉運過臺時陳昌業通故聖偵知經悟惶登舟乘虚無 誠而諸六官洪磊楊英謝賢寺已楊帆出大擔門随經東向錫 鹿銃齊攻沉二隻於海三隻飛駕而去昌知計不成遂率衆投 見人心已変即令典寶刘陷銮儀陳慶将演武亭花園所有輕 十七日已刻全盘人民驚沸揚男繁女各自逃竄莫能過禁經 用八樂五隻中其有詐宜止之不可與之近船經發令開炮 乘八凝其势兇猛可疑急放經回陳昌請令用一快哨足矣

重登舟其百姓無船可渡者遍滿海滨號哭之聲與潮拜相 后等百姓勿得驚慌各自回家静候本鎮自當差人渡**基**飛請 同武信鎮黄端二人見百姓狼視难堪按其所部分頭轉傳輸 為甚至係遭擄掠情函赴水者难以枚舉協理五軍都督吳桂 絕武會國軒何祐怨其引軍為望惶望着口避倖玩好 軍部院到厦門撫終幸賴以安二十八日經到澎湖無顏即 請經回堂經方領錫範絕武国軒寺全粽而回見其母董夫 留守東陵総制無官勇衛事陳永華率諸文武士展連改接 令錫範絕武國軒等住娘媽官監國克壓知其父回師澎湖

各往泉州知會吳興祚萬正色當乘賊虚危速出師攻擊克復平鎮其餘諸将各歸其部本屯田喇哈達姚故聖咸集海澄飛住人以致左右窃権各對其黨耳經無以对仍侍衛全旅守安人夫人責之曰七府連敗两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断不能 島不可籍延致死灰復燃以為沿海生室患忽黄瑞吳桂遣 立遣陳昌駕八樂先行接應即與喇哈達配師在船二十 投誠偽陳鄭經国軒已道臺湾請大師過厦門安撫百姓改 分道出厦出示安民秋毫無犯百姓安堵啟聖又遣官分頭 船招撫餘黨但林陛自退遼羅諸将不服各有窈蒙追接經

港初二日到金門初三日到厦門會集 第八十四回 朱天貴計叔與隆 陳永華日接瘟使

國 朱天貴見林陛未回遣人偵探方知國軒已棄十九寨併海 藩東回即整備船隻以待忽瞭望者报有巨艦數十隻悉係鄭添寺初聞國軒棄十九寨出夏遂戒守望以虞不測継报 祐等諸鎮咸回臺湾陳昌投誠業請將軍部院過厦門喜日 即將船駕上北截奴東洋船住眾標掠沿海地方終統大隊 軒若去餘者不足慮也又报泉州水師數百號連熊出港 部船師出雕途羅外洋朱天貴接負者來报經棄諸島國出厦門矣即整脩諸船观望其江勝見陛去亦托出哨統 下銅山銅山守将左衝鎮馬與隆全的儀鎮楊德和中

因金厦失守藩主東歸弟正撒師至此欲會諸公覷其方便克指領裝色天貴意諸將曰諸公以天貴有二心乎貴無二心幹能可是哨級轉櫓棹飛报曰係劉本督船也與隆以國軒亦從超大學的與陸旗嚴肅墜伍各起頭帆浮捉脩敦快哨至半洋問來我們的旗幟揚帆而來與隆即遭快哨前去偵問是何船隻一 两 疑焉俄而江勝率本部船亦到各相見叙時事悉入銅山盤諸公若不信吾只有一子指水而與諸公誓興隆寺遂

諸将士勿去甲預偏火炮天微曙差人坐杉板至天貴船中請列一字抛椗於港口困諸船於內江勝夜忖天貴舉動可疑令 得回根楊帆而去貴見勝船出港随傳令諸鎮将到中軍船該 牢甲士勇猛留之則势致而艰于下手不如賣個人情許之勝 灣內灣泊天貴托言船大港路未諳恐犯旗浅将所有煩船尽 歌東北潮往南灣達豪尋丘輝貴素與勝**善又見其船數**堅 厲鬼亦不恕汝天貴又令人擒其子至隆罵不絕口天貴大 即将馬與隆楊德擒下丹隆大罵曰天貴匹夫負義叛賊吾 與隆父子於海掠其家禁楊德寺於船率眾极諸船暨銅

寺即遣林君罷全朱光祖入見啟聖願献銅山一岳全師投誠萬正色差孝荣春吳應麟前往銅山招撫天貴大喜厚待應麟亦往銅山征之費力不如遣人撫之為善知會喇哈達吳與祚山子女王帛姚啟聖以銅山尚有勁旅鎮守又报朱天貴全師 貴礼倍加厚尋而授天貴浙江平洋終兵時以諸岳既平該要兵君罷回覆天貴、即削髮請啟聖到銅山安撫百姓聖待天 前例就界築壁分兵守樂放聖日諸島由來悉係版圖魚監 聖謂君龍曰朱将軍若能如是本部院自當保 土年計國賦數十萬前者失策輕豪致鄭經乗甲寅之景指 題現住総

權以誘之范喜策善一日會永華於公所范曰自愧扈駕西征被受微談心寔忌之姑為陽好陰與國軒謀軒教錫范解辞兵 員馮錫范全鄭經回基見永華握重權諸事方正敢為且又屡 防沿海裁內地新添如江東諸营設海壇金門銅山各総兵一 首依議自福寧至韶安尽許百姓後業以水師提督守厦門分 之賊不日復至矣會喇哈達楊提萬正色合疏題 極横行延蔓数載添害生靈今既藉 朝廷威福一旦克後得 寸守寸豈可復議經察以滋賊乎吳與祚亦曰當守不可棄人 請展界諸

范議允永華告辞将所轄将士部旅交劉國軒、改辞者再經 情出於真宜俯從之但其所部將士可交武平伯為是經依錫 寸功俱無歸來仍居其位殊覺根顏諸九檢點明白即當敢辭 所賣悔無及也心中悒快永華退居無事偶尔倦坐中堂少頃今至再三軒始統永華軍而錫范仍任侍衛如故華方悟為范 經以示錫范~ 日伏南勤劳數載形神已率色欲乞休静養 門優将以終餘年永華信以為夏然歸來即先上放解辞兵 徐而睡去追覺即喚左右将內署揪從讓客居左右問其故 右見華起揖讓進退禮儀甚恭似接客状實主語言唯、應

悉如華言 尚有不可言者嗟呼而已數日永華免継而柯平楊英寺亦死日到此延諸當事者左右曰誰華日刑官柯平户官楊英寺餘 永華曰瘟使者数借此屋吾業許之左方曰瘟使者欲何為華

倚 閩 州陳潤所造 英小殿皡太平八紀益指姚減鄭北康熙時也 頌云時有漁人於海底得象磚文曰生女滅鷄十億相 或曰









